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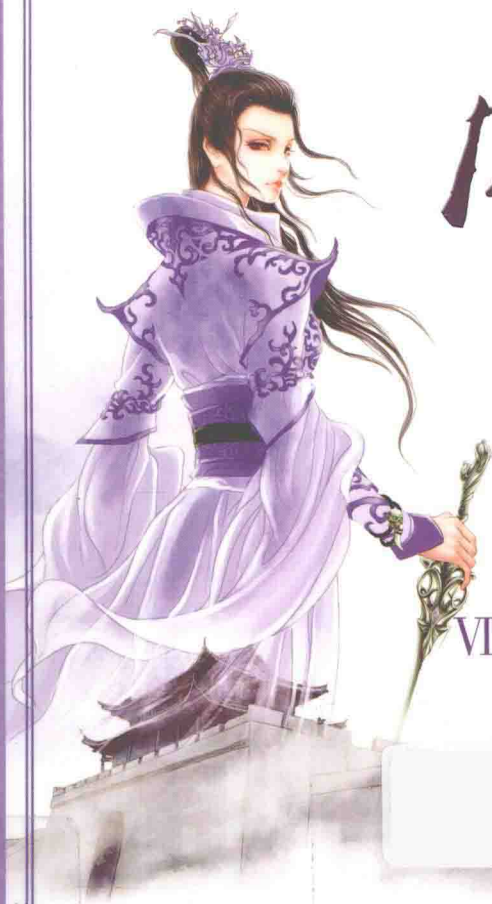
天下归元 著

爱情在路的中端，开出葳蕤花朵。
转眼却风雨临近。
沧海翻覆，满朝烽火，风驰烈马，情乱琵琶。
只叹声：万千心事怎诉？一双娇儿谁舍？

天定风华

TIAN DING
FENGHUA

VII 凤归来



华语文坛
最大气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灭海鲨、诛群盗
拔东堂细作
定沧海蓝图

“太史阑”篇
完美大结局

新增独家番外、Q版人物卡片
钱好手绘精美海报、书签

斗太后、控亲王
夺天纪军权
扶年幼帝君

《扶摇皇后》《凰权》后巅峰巨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天定 风华

TIANDING
FENGHUA

VII 风归来

上

天下归元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定风华. 7, 凤归来: 全2册/天下归元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640-2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8221号

书 名 天定风华7凤归来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9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40-2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总督”回归	1
第二章	缺德国公	18
第三章	回奔	39
第四章	兴奋国公府	55
第五章	弃书	79
第六章	三角关系	106
第七章	诞生	133
第八章	以我之寿，换你平安	158
第九章	拿铁传讯	185
第十章	大帅回归！	212
第十一章	获知喜讯	238
第十二章	容主母	265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三章 春暖	293
第十四章 “贤伉俪”	318
第十五章 你的王国，我的王	352
第十六章 叮当长大	380
第十七章 父子斗	407
第十八章 丽京新头领	435
第十九章 急追	460
第二十章 为她挽旗的手	484
第二十一章 景泰蓝身世	508
第二十二章 大结局	529
尾 声	575
番 外 抢亲记	578





第一章 “总督”回归



太史阑回来了！最近这个消息在静海城传得比瘟疫还快。听到消息的人半信半疑，都说之前半点风声都没有，怎么隔了一夜，就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说的人信誓旦旦，“真的！飞鱼帮、流水盟、三花会的人都亲眼看见！昨夜！三里亭那里！当时太史阑的手下都在！”

“不信？神工弩都出来了！当场射死一堆！”

……

比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处相关府邸里却气氛沉重。

“太史阑回来了？怎么可能！”天纪军大营里一个副将急躁地跺脚，“可是少帅出海了……来人！准备快船追上少帅，立即将这消息告诉他！”

“太史阑回来了？”正在打算盘的黄万两手指一停，愕然抬头，“她哪可能这么快回来？还出现在静海城外？这方向也不对吧？”

他忽然惊得站起来，“那个方向……不会是京中来人吧？”转而又失笑摇头，“怎么可能！京中风雨欲来，这时候有能力处理静海城事件的人，都不可能抽身……”他想了想，终究还是不定心，“来人！下帖请乌提督、莫将军赴宴！”

“太史阑回来了？”水师提督府里乌凯惊得猛地站起，险些绊倒了凳子，愣了半晌才道，“快！备马！我要去黄元帅府！”

“太史阑回来了？”上府总将莫林在擦汗，“快去把前日纪连城送来的帖子给收起来……”

“将军……”一个听差惊慌失措地跑来，“不好了！那个……”

“有话好好说，急什么！天又没塌下来！”莫林正心慌，给叫得险些心脏病发，捂住胸口，脖子上青筋一突一突的。

“那个那个那个……总督大人拜访！”

“哪个总督……”莫林忽然跳起来，“啊？”

等他匆匆穿好外袍，跑出去迎接时，就看见府门前一排队伍，最前头赫然是太史阑的护卫苏亚、火虎等人，这些和总督大人同样出名的护卫，拥卫着正中两辆马车，马车重帘深垂，看不到人。

这行队伍高调直奔上府将军府，自然引起了静海城所有人的注意，此时四周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还有一些眼珠乱转的身份不明人士。

莫林看见那车子就呆了呆，眼神里飘过一丝狐疑。太史阑就算回来，似乎也无此必要招摇，她这是有意示威来着？莫林脸上肥肉抖了抖，挤出一脸的笑，快步走到马车前，道：

“总督大人回来了？真是大喜！我等日日焚香祷告，总算感动上苍，令您安然回归。如此，

快请进府一叙。请，请！”说完上前便要掀帘，似打算亲自迎太史阑下车。

此时人群里也有很多人屏住呼吸，目光灼灼，等着这一搏的真相。

帘子刚刚掀开一线，忽然苏亚上前一步，挡在了车前，“大人刚刚历险回归，受了风寒，不宜见风，请将军见谅。”

莫林的手停在帘子前，斜眼看着苏亚，脸上的恭谨神情渐渐化为似笑非笑。苏亚面色不变。莫林吁出一口长气，挺直身子，正要说什么，忽然马车里一人冷冷道：“莫将军真是越来越礼贤下士，以前怎么不见你亲自给我打车帘？”

那声音冷峻干脆，莫林听在耳中，浑身一震。他原来已经认定这是苏亚等人绝路一搏，虚张声势，此刻听见这声音，却好像被雷劈在头顶。太史阑！车内那声音，还是充满太史阑风格的睥睨决断，“都堵在门口做什么？进去！”

车夫应一声，也不等莫林让客，直接驱车而入。苏亚等人毫不客气拆掉了二门的门槛。

人们眼看着太史阑闯入莫林府邸，随即大门关上，都纷纷吐出一口气，那些各方势力打听消息的人，都急忙驱驰而去，把消息报给自己的主子。

将军府大门里，只有莫林面对着那辆车子。他笑容尴尬，心中急速盘算着等下怎么解释。该怎么解释自己没有派人搜救总督，对苏亚等人被追杀不闻不问，以及放松关卡，放纵一批海匪和本地帮派追杀苏亚等人……

他盘算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勉强可以应对的措辞，抬起头来，却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车里的人没下车，车旁的人没说话，一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面对面站着，好像这车马进门来就是为了晒院子的太阳。莫林汗下来了，他知道太史阑行事不按常规，现在她准备搞什么幺蛾子？一言不发，然后开杀？

“这个……总督大人，请入堂一叙……”

车内没人说话，帘子静悄悄地垂着。莫林竖着耳朵，才能勉强听见一点点细微的声音，似乎……在吃东西？

车内。龙魂卫里那个最擅长口技和拟声的蒋乐，蹲在榻前给容楚按摩。容大国公懒散地躺在榻上，一边享受按摩，一边慢悠悠撕着葡萄皮，眼睛还盯在面前一个架子上支着的一本书上，看得很是认真。

“总督大人……您这是……”莫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捕捉着里头细微的声音……好像在翻书？翻书？难道有什么要紧旨意或文书？

车内，容楚正不急不忙地掀过一页。他微微皱着眉头，似乎对情节文笔略有不满。

“总督大人……”站在日头里的莫林的汗哗啦啦流，“太史阑”的沉默给了他绝大压力，“您请移步，您请千万移步，让末将给您分说清楚……”

车内，容楚吃完最后一颗葡萄，在盆子里洗了洗手指，轻轻合上那本做工粗糙的书，封面名《铁血繁花——静海总督新传》。容楚的脸色不是太好看。他原以为静海本地的传奇本子该多点新鲜内容，谁知道还是注水猪肉。

车外莫林的询问声已经开始发颤。容楚好像这才想起来他是来干吗的，无声地弹弹手

指。车子辘辘离开。

莫林目瞪口呆地看着“总督大人”的车子，竟然真的只在他院子里晒了一刻钟的太阳，然后就这么走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这出的是哪门的幺蛾子？

“大人！大人！”莫林哪里甘心给这么闷着，连忙追了出去。大门轰隆隆再次开启，门外守候着等消息的人再次目光灼灼地抬起头来。

“大人，您到底是……”

“多谢莫大人招待，以及多谢您说明情形。是非曲直我已明白，日后你我通力合作，时日还长，将军不必客气，请留步。”

“太史阑”的声音再次传来，这回语气比进门时客气多了，含糊而亲近的用词也令周围探子们眼睛闪闪——嗯？莫将军和总督说了啥？嗯，似乎达成了什么合作？嗯？莫将军把谁给卖了？

莫林的冷汗再次滚落。他终于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了！悍然而来，客气而去，在他院子里一言不发，却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投靠总督出卖朋友。刚才大门关起，他说总督一言不发不信？好端端地总督最先来拜访他，然后一言不发？有病？到头来大家肯定都以为他是托词，越发戒备敌视。一辆车，两句话，就把他给坑了。有苦说不出的上府将军，一边苦着脸抹汗，看着车马远去，一边暗暗思量。这行事风格如此缺德，有点不太像太史阑啊……

接下来那辆神秘沉默的总督马车，奔向了水师提督乌凯的府邸。

乌凯本来是打算到黄万两那里去的，结果半路上被亲信截了回来，冷汗滴滴在自己府中等待总督大人到来。人群又跟到了城北提督府继续看热闹。热闹和之前的一样，总督大人在门口发话，进门，关门，半个时辰之后出门，感谢乌凯，走路。

这回待的时辰比在莫林府中还长些，众人猜度着，这是个什么信号？大门口，乌凯呆呆地看着绝尘而去的马车，显然也没反应过来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车内，容楚懒懒地伸了个懒腰。刚才那半个时辰的午觉，睡得真舒服。

车外传来敲窗的声音，周八在询问他的下一步打算。容楚随手抽出一张纸，一边随意下笔，一边道：“当然是去见见黄万两。”

黄万两早已得了消息，取消了对乌凯和莫林的邀请，在门口等着总督大人。他已经听说了前头两件诡异的事情，这个老奸巨猾的元帅，眼珠子转一转，便觉得有蹊跷。莫不是空城计？所以他立即叫了一批匠人来，开始乒乒乓乓大拆府门。

容楚的车马到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烟尘漫天的临时元帅府，一大堆匠人墙上墙下叮叮当当敲着。

黄万两当着围观群众的面，笑容可掬地接着马车，对帘子笑道：“总督大人脱险归来，可喜可贺！不过有点不巧，我这府门素日里总被同僚说太小，前后三个门都正在改建，车马一时进不去，要么总督大人移步，从侧门进去？”

侧门只有一人宽，要进去必得下车。黄万两笑咪咪对帘子里头瞧着，里头静了静，随即帘子一动。黄万两眼睛一眯，伸手去接，却只接到了一张纸。他有点诧异地看了看，脸色一

变，立即手一挥，示意工人停工，重新铺平道路，将马车再次恭恭敬敬接了进去。

大门轰然关上，再次将秘密关在了门里。门内黄万两苦着脸看着那张纸。纸上用很潦草的字迹，写着《静海城通行通商改制草案》。这个草案很简单，大意就是将现有静海城被垄断的城市交通和商行代售，改为招标投标制，在全城范围内公开招标，寻求和官府合作的实力商家。

静海城的交通和商业，在一开始就曾经让太史阑惊艳过。这种具备现代公交公司雏形的交通管理和利用交通便利进行转手贩售的商业模式，都出自黄万两这个超级大财迷的脑袋。

太史阑不擅经济，只知惊艳，容楚却博学聪慧，一眼就看穿了实质。现有的静海交通和商务的这种模式，其实目前来说都只是给当权者和黄万两赚银子，垄断产业对本地民生和商业促进效果有限。但是如果将这两项权利下放商家竞争，总督府立即就可以从中捞一笔。而竞争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对关联商业的促进，则对民生也是一种良性影响。

如果放在平时，容楚总揽朝局，俯瞰南齐，实在没有必要插手一城民生，但如果谁不听话，他不介意随手抛根棍子敲打敲打。

这根子敲在了黄万两脑袋上，梆梆有声。黄万两瞧见这张纸，就好像看见财源滚滚东流去，心疼银子心疼得眼睛发黑，哪里还顾得上追究这真假是非。

此时就算车子里不是太史阑，但只要车子里这人握住了这张纸，他便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翻脸。

“您需要我做什么？”他连客套话都省了，开门见山。

车内容楚微微点头，折威这位统帅，果然是个最精明的生意人。是生意人，就永远不会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所以对付黄万两，无须像对莫林、乌凯那样故弄玄虚，只要把他爱钱的软肋就行了。

他轻轻一笑，“我不会再追究黄元帅私通海鲨，暗中放纵静海诸势力，追杀总督府下属之罪，也不会阻碍黄元帅的发财之路，也请黄元帅投桃报李，陪我好好看一场戏。”

“什么戏？”

“静海坑人戏。”

静海不静，风浪初起。总督大人神奇回归，回来第一天，除了天纪军没有去之外，先后拜会了当地三大将，之后回总督府，闭门不出。渐渐又有流言出来，说总督大人之所以始终不露面，是遇上风暴，不小心割伤了脸，所以暂时不愿见人。

门一关，隔绝了众人视线，在府邸的后院里，苏亚等人瞪大眼，看见周八抱出个特制的轮椅来。等到苏亚等人见着容楚当真靠那轮椅代步，都默了一默，好半晌之后，花寻欢诚恳地道：“国公，我以后再也不背后骂你了。”

沈梅花大声道：“总督要是回来了，你已经走了，我绑也要把她给你绑回去。”

“送到床上。”杨成说。史小翠瞪他一眼。

火虎皱着眉，似乎在犹豫着什么，众人忽然都想到了一个问题：容楚还不知道太史阑怀孕的事。众人此刻心中感动，早已将原先那点怨气抛开，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重要消息，还该不该对他瞒。众人眼神乱飞，噤里啪啦用眼神商量。

“告诉？”

“该告诉，他快要做父亲了，多重要的事情！”

“别，总督生死未卜，这时候说这个不是添堵？”

“何况国公有伤，现在告诉他这个，他必然要着急，这要爬起来去找，误了他养伤，真成了瘸子怎么办？”几回眼神飞下来，最后还是赞同“不告诉”的人居多。

容楚一向灵敏，早发现众人飞眼似抽筋，笑问：“怎么，有什么好消息瞒着不告诉我？”

“现在哪有好消息？”于定苦笑，“总督回来就是好消息。我们都等着呢。”

容楚看他一眼，也不追问，却道：“我累了。”

苏亚便要安排房间，容楚直接道：“我睡太史阑卧房。”

要换以前必得有人有异议，此刻却无人反对。

容楚进房便关上门，周八在门上啪地挂了一个牌子。

“请勿打扰！”

苏亚：“……”

容楚环顾室内，屋子简单干净，毫无饰物。容楚坐到书桌前，桌上有她还没批完的公文，用词简练，笔迹却轻重不一，她始终不能很好地使用毛笔。容楚翻着她的那些批复，想着：这个女子到底从哪来？在她那里，是不是用来写字的不是毛笔？他唇角泛起淡淡笑意，似乎看见太史阑坐在桌前，皱着眉，以虎爪之形抓着毛笔，在纸上画啊画。

她看来如此清晰，连唇角一丝苦恼的纹路都历历眼前，他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抚平那抿紧的唇角，指尖却触及虚幻空间。她的影像在眼前迅速散去，只留他眼底神情似喟叹。

容楚轻轻叹息，“你可得快些回来……”

这相思之苦，不见着倒也罢了，如今来到静海，走进满满是她气息的屋子，那相思也便似这一片片黑色连绵的墨迹，刹那间浸润了苍白的心版。一笔一画，字字都是思念，是近在咫尺触而不得的惆怅。

桌上公文并不多，容楚把桌子整整，忽然发现桌上还有样东西，先前被公文挡住了。他把那纸板样的东西拖出来，那是一个木板做的，两个巴掌大的三角支架，支架上挂着一叠纸，纸的顶端穿出了许多洞，一排铁丝做的圆环穿过这些洞，将硬纸固定在了三角架子顶端。纸质很硬，是发黄的麻纸，上头印着年月日，用不同彩笔标注出了沐休日、办公日以及各种需要记住的比较特别的日子。旁边还有一些空白，似乎是打算写字的。

这要是穿越党们在这里，大抵能认出这是一本台历。容楚虽然不明白这造型，但看看那些日子标注，也明白了这是一本历书，但和市面上卖的厚厚的皇历书不同。这个更简单，更方便，更私人化。

容楚感兴趣的不是这台历本身，而是上头太史阑写着的一些备忘。他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容楚翻翻那台历，十三张，每张一个月，现在正翻在四月这一页。四月十五这日清晰地标注：海天盛筵。往前翻，二月十七标注：斩海鲨府。二月十四标注：收信。二月十六标注：写信。三月初八标注：查账。三月十日标注：收信。

写得很简单，容楚却开始微笑。收信写信，自然都是给他或者景泰蓝的，在太史阑心中，这些事和斩海虎、清官场、收军权这些惊动天下的事情一样重要，她为此特地标注一笔。

容楚忽然有点好奇这多出的一张是什么，往前翻，果然，多出去年最后一个月。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那个日子上，太史阑画了个大大的红圈。容楚一笑，心想果然和他猜的一样。太史阑的细腻和柔情，可不是那么容易见着的，他觉得便为这个简易历书，也不枉他带伤千里迢迢跑一趟。

他又往后翻，在九月下旬的某个日子，果然也看见了太史阑的大红色记号，标注：生日。这个生日的标注拖得很长，越过了好几日，加了粗杠，十分耀眼。容楚的笑，弥漫到眼底。这生日是他的。只是这线画得也太长了些，涵盖了好几个日子。

容楚翻了翻，后头没有什么特别标注了，想了想，拿起笔，在四月的记事栏写：太史，我此刻坐在你房间里，你在哪里？听说有人陪你一起失踪，我但望他救了你，又不愿意他陪你一起。嗯，你此刻想必要骂一句：小心眼！男人的心眼或可过千军万马，或不能穿针头之尖，单看他是否在意而已。

地方写不下，他附了张纸。

五月的记事栏里他写：回来没有？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等到你，珍重身体，海产类食物性寒，少食。

六月记事栏他写：官场安定否？黄万两可信。

七月记事栏他写：胖否？瘦否？你离开时约莫有百十斤，若少了我寻你算账。

八月记事栏他写：若海鲨心不死，可从其女入手。

九月记事栏他写：纪某桀骜却无成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杀之不如留之，此事我自有计较。

十月他写：黄某生财之术不伤民生，宜推广。你也该自己赚点银子，回来给我买礼物。若得不到你亲手面交的礼物，我定然是不高兴的。

十一月他写：真的得不到的话，这历书做我新年礼物可否？

十二月他写：又一年，又一年。太史，我想你。

写完了，他又回头，在去年那一页上写：太史，我永不能忘记那一夜。

他写完怔怔半晌，觉得一年只有十二个月真是太短了，明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在这样的历书上，给她月月唠叨？或者他自己也可以做一个，但他还是想要她送的。

翻回第一页的时候，他忽然觉得那木板似有不同，摸了摸是可以打开的，他从中间抽出一张薄薄的纸来。他低头一看，笑意便落在眼底，果然是写给他的信，还没完工的一封。他就知道她会把他给他的文字藏在最隐蔽的地方。

“容楚，今天我请客，不过是鸿门宴。我相信，吃了我的一定都得给我吐出来。等我把这事了结，组建了援海大营，收服了那群地头蛇，赶走东堂人，或许我就会有……”

信到此处戛然而止，徒留他对信的揣测。

就会有什么？会有信？会有礼？会有好消息？他心痒痒如猫抓，恨不得现在就把她揪出来，把笔塞在她手里，写完它。

最终他也只好叹口气，在后头提笔写：这信你一回来可得立即给我补完，我等着。另：希望是会有好消息。再另：前面不要加这许多条件可好？

他默默收好信，又将公文都给她批完，端端正正放好。在桌子边玩够了，又去翻柜子。柜子里有个皮箱，他瞧着眼熟，似乎当初太史阑从天而降时，便带着这个箱子。不过他没打算开箱，教养让他不会去翻动别人的私物。他只是拎起箱子，轻轻晃了晃，听听声音，想知道上回那个香喷喷的小铁盒还剩下几个。这是个害人东西，找机会得一起扔了。

.....

国公爷心满意足地又转悠到了床上。太史阑的床褥都是清爽简单的纯蓝色，被子叠得方正，军旅似的。容楚躺上床，抱过她的被子滚了滚，觉得果然她的床最舒服。

在床上滚了滚，闻着比国公府枕头更浓郁的伊人氣息，容楚心情变好，把脸埋在太史阑的枕头上，笑道：“你若也埋过脸，如今便算我亲过你了。”

他忽然把手伸到枕头下，很快抽出几封信来，细细一瞧，果然是自己给太史阑的几封信，还有景泰蓝给太史阑的信。这些信纸都保存得很好，但能看出已经阅读很多次，边角发毛，折痕也很清晰。他微微一笑，知道她的珍重自有她的表达方式。

天渐渐黑了，容楚毫不客气占了太史阑的床，并且下达命令，要求当晚所有人除做好守卫外，其余都当聋子傻子，不用太过精明。

当晚，总督府上空嗖嗖地飞过些影子，鬼鬼祟祟闪来闪去，总督府上下按照容楚吩咐，只当没看见。第二天果然流言就传了出来，说当晚总督的院子确有灯火，还说苏亚姑娘守在院子外，谁都知道苏亚姑娘对总督大人忠心耿耿，而且对其余任何权贵都不假辞色，她既然肯亲自守着，那看样子总督是真的回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折威元帅黄万两便带齐军士，浩浩荡荡出门，直奔乌凯和莫林的府邸。

之后静海的大小势力，就在提督府的门口，听见里头似乎有喧嚣之声，没多久大门砰一下被踹开，平日里笑眯眯的黄元帅脸色铁青地走出来，大骂：“好你个老乌！事到临头竟然伙同老莫把责任都推到我这里！笑话！我折威军什么时候可以命令你水师上府了？”

后头乌凯一脸无奈地跟着，絮絮叨叨地道：“元帅你一定得相信我，她真的一句话都没说……”

“放屁！”黄万两大骂，“她一句话都不说，难道跑你院子里去晒太阳？”

乌凯张了张嘴，满脸有苦说不出的郁闷。黄万两气哼哼地一拂袖，“她说要弹劾我，上书请求改制外三家军世袭制！我老黄要保不住折威，你们也别想安生！大家走着瞧！”

两人一前一后骂骂咧咧出来，前头偷听的人们立即作鸟兽散，眼底闪着诡秘兴奋的光——总督果然回来了！看样子乌提督和莫总将把责任都推到了黄万两身上？然后总督一怒之下要报复，要上书请求改革外三家军世袭制？这要逼急了黄万两，会闹出什么事来？

众人眼瞧着黄万两又气冲冲地往莫林那里去了，随后如样又来了一回，两趟跑下来，众人眼看大佬们不欢而散，眨眨眼，终于悟出味道来——摊上大事了！

三天后，上府将军莫林在视察平岭分营的时候遇袭，幸亏一队巡逻兵及时经过，才救下了气喘吁吁的总将。五天后，总督及静海将军府、上府总将和水师提督府联名发布公告，宣称近海有海盗出没，现征得总督府同意，暂停城内一切车马行和贩售通商行为。并由总督府根据战时军管条例，调拨折威军前往黑山海峪一线布防。

据说公告一出，黄万两当即气得掀了桌子。停车马行和通商，是断了他的财路。调折威军远地布防，是将折威军驱出静海势力范围。如果东堂真的打过来，十有八九会从黑山海峪登陆，现在单单把一个不善海战的折威军派往那里，那不是有意整他是什么？

总督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一开始静海城的地头蛇们还在看折威军的笑话，随即发现自己也受到了波及。总督府隐隐传出风声，说总督大人下一步，就要拿那些敢于追杀她下属的帮派开刀了。

这下静海的地头蛇们慌了，他们寻思着要做什么，想来想去，竟然都觉得，此刻被两大当地军队挤对的折威军主帅，应该和他们同仇敌忾，会为他们做主。如果双方联合给总督府施压，应该可以令狂妄的总督有所收敛。于是他们托人和黄万两拉上了关系，黄万两也放下了元帅的架子，表示愿意和他们接触。次日，静海诸势力头目连同折威军主帅黄万两，秘密会晤于“温柔海”。

温柔海者，三等妓院也。当晚，本地首领们在温柔海后院会晤，黄元帅也早早来了，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就发展双边关系，巩固彼此地位，一致对外和共同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有效、有力、有发展前景的诸多措施，并形成了初步意见……说人话就是这群人决定发动自身的所有力量，牵制上府和水师提督，影响总督府，改变总督府的现有决策云云。

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灯灭了。灯灭了原本也没什么，谁知道地忽然也陷了。地面忽然翻了板，将这一群人下饺子一般下到了下面一层。等众人再次睁开眼睛看见亮光，面对的已经是两排栅栏。

众人又惊又怒，一开始以为是黄万两下的手，转头一看，黄元帅不也在被下的饺子里？随即上头响起狂笑，笑声有几分熟悉，话却说得讥讽。说这群宵小聚在这里商量什么大事儿，到头来还不是被人包了圆儿？当初投靠新总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扎堆老鼠般混在一起，商量卖了他老海鲨？

众人一听，心中一惊——海鲨？海鲨没走？一直潜伏在城里？等机会惩罚那些曾经背叛他的旧日手下？

众人在太史闾就任总督，查抄海鲨府的时候，都是表过忠心的。飞龙罩海的沉香照壁下架的柴，也给添过火。海二爷满门抄斩时，也没去救。众人心慌，沉默的有，告饶的有，怒骂的有，上头海鲨讥嘲他们一顿后，却不再说话，然后就开始饿他们。

没吃没喝，老鼠滋扰，日夜噪声，上下漏水。这些大小豪强，过惯了奢靡的日子，哪里吃得这样的苦，不过一两天，便有人开始告饶。这些告饶的人被一个个拎出去，之后再也没回来。

到后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那牢里也就渐渐空了。出去的人也就回了自己的府里，偶尔出门，遇见温柔海的难友，都忍不住问一声：“你被拘了什么？”

答的人必然捶胸顿足，“我那积攒了数代的心血啊……”

这些险些被掏空家底以赎身的地头蛇，心中揣着一怀对海鲨的恨，无处发泄，只得缩起脖子做人。

就在众人都在暗恨海鲨，憋足劲等着海鲨公开露面，合力咬他一口的时候，黄万两正蹲在总督府的后院密室，对着满满一库的珠玉古董笑眯了眼。

“要得，要得。”他欢欢喜喜搓着手，“吃一点苦头，赚这许多银子，跟您做生意，不亏！”

帘子后看书的人笑了笑，对外头望了望，又对身边蒋乐打个手势。

蒋乐又学着太史闾的腔调道：“大帅，切莫贪心。这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您的。”

黄万两咂咂嘴，有点心疼地看了看那一大堆，随即高高兴兴搂了自己那一小堆，“三分之一也够了，意外之财嘛，哈哈。”

容楚放下书，看着帘外黄万两放光的脸，心里一个疑问浮了出来。

他让蒋乐问：“您贵为元帅，一生富贵，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心费力地挣钱？”

黄万两忽然沉默。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脸，平凡的脸上，有一抹思索和怀念的神情，“我是黄家独子，母亲早逝，我是在马背和军中伯叔们的背上长大的。我从三岁开始被捆在马背上参加战役，到三十岁接替折威元帅位，这二十七年中，我历经大小战役近百，受伤一百余次，濒临死亡十余次。

“那一百多次受伤，就是一百多次生死之险。而这一百多次性命，都是我的同胞，我的兄弟们，拼死救下来的。”

黄万两爱惜地抚摸着那些值钱的古董，眼光如金钱晶晶亮，“外三家军惯例，无终身军制，每五年换防，每十年清退老兵，最多不超过二十年从军。那些在军中半辈子的老兵，他们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很多回乡时还带了残疾，这样的人，拿什么来养家？拿什么来谋生？”

容楚不语。这一点他也曾想过，当初他军中回乡的老兵，他特意安排给予丰厚安置银，但如果没有谋生技能，终究会坐吃山空的。

“我原先也没想到这些。”黄万两道，“直到有一年，无意中路过一个小镇，发现路边快要冻饿而死的老乞丐，竟然是曾经救过我三次的一个老兵……”他吁了一口长气，“从那以后，我开始做生意，赚钱。想办法周济那些衣食无着的老部下。我不能靠吃新兵的空饷来养老兵，我只能老老实实做生意。”他笑了笑，“其实也挺好，我一直对做生意感兴趣，我父亲却一直不许我做，如今我可算尽展所长了。”

室内一片寂静。众人原先都有些瞧不起这明明身为大帅，却为挣钱不择手段满身铜臭的黄万两，然而此刻，所有人眼神凝重，深深感佩。有种大爱，隐藏在内心深处。他染一身铜臭俗尘，受世人误会轻蔑，行人间最堂皇光明事，所经之处，步步莲花。

容楚低低叹息一声，挥挥手。周八掀起了帘子。来静海这么多天，他终于露出真面。

黄万两瞧见他，并不意外地笑眯了眼，啧啧地道：“太史阑那丫头当真好福气。”

容楚一笑，道：“说这么好听，可不是想从我这里再拿些去？”

黄万两大笑摊手，“如此甚好。”

容楚莞尔，道：“留一半给她吧，她之后组建援海大营，要用钱的地方多得是。”

黄万两怪里怪气地摇头，“啧啧，这丫头跑哪去了？到哪去找你这样一个人？替她平静海，替她绝隐患，替她留后招，现在连她组建援海大营需要的钱都给搞来了。好福气，好福气哟。”

容楚不过淡淡一笑，“我一生，亦受她益良多。”

他转了话题，“刚才听元帅一席话，我也很有感触。不过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一直资助，不如另寻他法令回乡老兵可以自己谋生。”

“你说得很是！”黄万两立即两眼放光凑过来，“你是咱们南齐第一智人，快教教我办法……”

……

夜色降临的时候，黄万两心满意足地告辞，他晃晃悠悠地出门去，在四合的暮色里，忽然想起自己远在内陆的夫人，想着是不是该将她接来。

厅堂里，容楚看着新近的信报，悠悠叹息一声，“你得快些回来……我只来得及为你做最后一件事了……”

“助我上船！我要杀了他！”少年声音坚定，低低的尾音回荡在海风里。

容榕回头，背光的角度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那眼神灼烫，烫得她心也热了起来，“好！”

一声出口毫不犹豫，郃世涛倒怔了怔。

容榕已经干脆地站了起来，对上头叫道：“我兄弟贪玩出海，现在迷了方向，上头各位大哥是要回静海吗？捎带我们一程吧！”

“兄弟？”上头有人怪笑起来，“这丫头，这时候了还扮什么男人！”

容榕红了脸，她是说习惯了，此刻一回头，看见郃世涛的眼神，心忽然又怦怦一跳，第

一次觉得做女人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上头又笑起来，怪声怪气地道：“小娘子，咱们可不是回静海，咱们是出海呢。”

另一人含糊地道：“和她说什么真话，骗上来玩玩……”

这话容榕没听见，邵世涛却听见了，脸色一紧，拉住容榕道：“你别说了，咱不去了！”

“怕什么！”容榕甩开他的手，“你保护我啊！”

她仰脸笑道：“出海更好啊，我们兄妹本来就是想出海转转，又怕迷路了转不回来，有诸位大哥带着，最好不过了！”

她笑容娇俏，仰起的脸庞光洁精致，上头向下看的汉子们眼睛都亮了。

海鲨穿一身青锦团寿字长袍，像个富翁一般站在那里，悠悠地抽着烟，斜瞟了一眼容榕，目光着重在她玲珑有致的少女身体上掠过，随即道：“上来吧。”

船上汉子们放下绳梯，将两人接上去，邵世涛跟在容榕身后上了船，一落地心便一跳。

四面都是剽悍壮实的汉子，胳膊或胸口文着刺青，都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瞄着他和容榕。但令他心惊的不是这个。他看见了熟人。二层舱门口，站立的两个男子，明明就是纪连城的亲兵！

他还没想好怎么反应，上头舱门已经开了，纪连城的脸露了出来，又惊又喜地道：“世涛，你怎么在这里？他们不是说你受伤失踪了？”

容榕的脸色顿时变了，惊吓地转头看他。邵世涛将她眼神看在眼里，心中一暖，刚才一霎的惊慌也渐渐消去。他不能惊慌失措，错了自己死不足惜，还会害了这个无辜的好姑娘。

“少帅！”他退后一步，也露出惊喜的笑容，连忙施礼，“卑下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卑下那晚受了伤，醒来时身在海中，是这位姑娘救了卑下，卑下当即与她结拜为兄妹……没想到这里也能遇见您，卑下这就安心了！”

身后容榕立即脆生生笑道：“哥哥，这是你的元帅吗？这么年轻，就做了元帅啊！”

她笑声若银铃，满脸惊叹崇拜之色，纪连城被这娇憨美丽的少女当面一捧，顿时心情愉悦，满脸放光地笑道：“当真是巧！世涛，你这半路认的妹妹可真招人喜欢！”

邵世涛微笑附和，暗地里却有些担忧地看了容榕一眼，他也没想到容榕这么聪明机灵。可是她太机灵了，竟然招了纪连城的喜欢！

一旁海鲨一直不说话，忽然梆梆地敲了敲烟锅子，沙哑地道：“这位小兄弟是在陆上受了伤，怎么会到海里？既然被救，怎么不回军中，反倒漂到了海上？”

邵世涛心中一跳，他脑中急速转动，正要开口，容榕已经笑眯眯回过头去，吐了吐舌头，“哎呀，老爷子，这都怪我啦。”

她绘声绘色地道：“我是逃婚出来的啦！家里要把我嫁给一个老男人，我不肯，趁夜里跑出来，想着跑出海就没人找到我了。谁知道忽然看见有一大群人，搬了尸体往海里扔，我吓得半死，躲在船里不敢出来，待人走了快快开船。然后忽然发现这个人……”她笑着

邵世涛，“这个人动了动，又吓了我半死，当时我怕我家人追出来，就把他先搬到了我船上，他昏迷了有一日才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海上，我迷了路，他自然也认不得怎么回去……好在碰上了你们。”她吐了吐舌头，很安心的模样。夕阳下小脸微微发红，睫毛都似在闪光。

一船上的汉子都在呆呆瞧着她。大多人神情迷迷怔怔，都没在意她到底说了什么。邵世涛却悄悄捏紧了手指，心知这孩子还是历练不够，机灵过头了！谎诚然编得很好，无破绽可寻，可是，她难道不知道自己这副模样，对男人的诱惑力不下于这海中珍宝吗？但他又无法打断她，眼瞧着纪连城脸色越来越好，而海鲨面无表情，被海风镂刻下的每道皱纹，似乎都深藏着难以告人的心思。

他只得道：“少帅，总之都是我糊涂。正想着寻大船带领着赶紧回去，静海城那边事情还没了呢。”

“静海城能有什么事？”纪连城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我眼下有更重要的事要办，你来得正好，陪我一起吧。眼看着也快到了。”

邵世涛看看四周，纪连城和海鲨这个时候不在静海夺回权势巩固江山，出海做什么？还有什么事比静海城的权势更重要？心中思量，面上却恭谨地应是。纪连城又命水手带容榕下去安排休息，特意嘱咐了要给她单人一舱，态度很是热情。容榕很欢喜地谢了，临走时对邵世涛眨了眨眼睛。

邵世涛不敢回应，低头看甲板。那边纪连城一直注目容榕的背影进了舱，才笑吟吟回头道：“我刚才和海鲨老爷子正把酒临风，畅谈时事，你来了，也陪我喝一盅。”说完不由他拒绝，便拉着他去喝酒。

邵世涛只得含笑陪着。海天盛筵后，跟随纪连城赴宴的另两名将领都莫名失踪，如今纪连城身边的亲信只剩了邵世涛一个，所以纪连城最近对他态度更为亲热。

顶层平台上果然一席酒未散，三人重新开席，四面没有留人伺候。邵世涛心中掂量着此刻杀死纪连城和海鲨的可能，然而他转瞬就打消了主意。容榕还在下面一层舱房，他不能害了她。

纪连城有心培养邵世涛，在他面前说话并不避忌，邵世涛听着听着，渐渐明白两人此行是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之前一直通过静海城内的暗线和海鲨联系，最近忽然没了消息，而这个人本来和海鲨约定，近期要做一件大事，忽然断了联系，海鲨自然不安心，怕临时有变故，也怕自己落了单，想来想去，就暂时丢下了静海这边的事情，先出了海。至于纪连城，跟随出海是因为海鲨对他说，这人是南洋名医世家出身，身边很有一些医药高人，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的宿疾。

纪连城的宿疾，关系他的未来和家族，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一听有名医，二话不说就跟了来。

两人相谈甚欢，邵世涛默默听着，心中却在思量能让海鲨远道去见的是什么重要人物，